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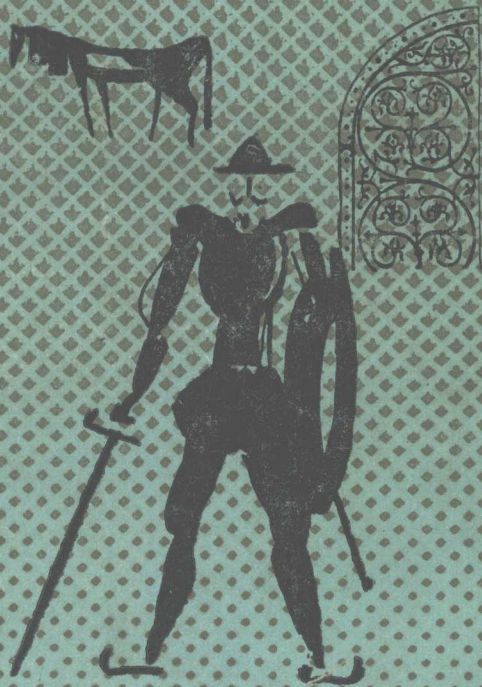
佳作丛书

JIA ZUO CONG SHU

第六辑

堂吉诃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



• 44 •

佳作丛书

第六辑

堂吉诃德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

杨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装帧设计：李吉庆
封面、内封图：张守义

堂吉诃德

Tangjikedé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7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5}{8}$ 插页 2

1990年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800

ISBN 7-02-000279-X/I·280 定价 1.60 元

前 言

《堂吉珂德》是十七世纪初西班牙伟大作家米盖尔·台·塞万提斯·萨阿维德拉的一部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描写一位绅士，因读骑士小说入迷，竟变卖家产，出外游侠，一心要除强扶弱，建立公正的世界，然而事与愿违，他和他的侍从桑丘·潘沙只是闹出许多笑话，最后一事无成，郁郁回乡。小说题材新颖，语言优美幽默，读来令人捧腹。

但是，堂吉珂德绝不是一个闹剧角色，《堂吉珂德》也绝不是一部骑士小说或反骑士小说。塞万提斯通过两个性格迥异，思想方法大相径庭的人物——堂吉珂德和桑丘·潘沙，以及书中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形形色色人物，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西班牙社会的风貌。西班牙曾经是欧洲第一个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对美洲的征服，更使它成为不可一世的帝国。然而，疆土的扩张和从殖民地源源而来的黄金、白银未能给这个国家注入多少活力，却使它从极盛走向衰败。因为，当欧洲其它国家资本主义方式兴起的时候，西班牙却顽固地抱住封建制度不放，最终落在了时代的后面。经历

了这一过程的人们，心情是极为复杂的。对昔日荣耀的回忆和对现实的不满，必然激起变革的强烈愿望。然而，此时的西班牙已是满目疮痍，一蹶不振。人们一方面不乏理想和追求，颇有吞吐山河之志，另一方面又崇尚空谈，哀叹国力之单薄和黑暗势力之强大。在这种矛盾心理的支配下，必然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英雄的身上。可悲的是，他们虽有大战风车的勇气和治理海岛的良策，却只能象堂吉诃德那样以失败告终。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堂吉诃德》是西班牙社会的真实写照，是一部追求理想、幸福和自由的悲喜剧，是对当时的西班牙社会爱与恨的渲泄。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堂吉诃德的身上找到塞万提斯的影子。这位一五四七年出生于一外科医生家庭的西班牙人，一生都在同失败与贫困打交道：他曾是一名勇敢的战士，在一次海战中，他跳到敌人的战舰上拚杀，结果身负重伤，左手终身致残；他曾多次身陷囹圄，虽数次越狱，仍未能脱逃；他曾从事采购员、税收官等工作，但并未“发迹”；就是在他的《堂吉诃德》于一六〇五年问世并轰动文坛之后，他仍然穷途潦倒，最后于一六一六年被病魔夺去了生命。然而，身处逆境的塞万提斯从未消沉过。他为追求自己的理想耗尽了毕生的心血，毫无保留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才赋，终于以其传世佳作跻身世界文坛，被誉为“一代文学巨匠”。堂吉诃德也成为与哈姆雷特、浮士德相媲美的文学典型。

《堂吉珂德》虽已问世三百余年，今天仍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广大读者。对于所有希冀从世界文学宝库中汲取营养、领悟人生真谛的人来说，《堂吉珂德》仍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由于《堂吉珂德》篇幅宏大，为使青年读者花较少的时间欣赏到其中最精彩的篇章，我们根据杨绛先生的《堂吉珂德》中译本缩编成这个小册子，希望通过这个小册子让青少年读者初步领略这部名著的艺术魅力。

为了尽可能保持原著的风貌，缩编本只截取了精彩的故事段落，而不是改写压缩。这样做虽不能概其全貌，却不至于损害原著的艺术效果。所选故事是否得当，衔接是否自然，还望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郝 煜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不久以前，有位绅士^①住在拉·曼却的一个村上，村名我不想提了。他这类绅士，一般都有一支长枪插在枪架上，有一面古老的盾牌、一匹瘦马和一只猎狗。他家里有一个四十多岁的管家妈，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外甥女，还有一个能下地也能上街的小伙子，替他套马、除草。我们这位绅士快五十岁了，体格很强健。他身材瘦削，面貌清癯，每天很早起身，喜欢打猎。据说他姓吉哈达，又一说是吉沙达，记载不一，推考起来，大概是吉哈那。不过这点在本书无关紧要，咱们只要讲来不失故事的真相就行。

且说这位绅士，一年到头闲的时候居多，闲来无事就埋头看骑士小说，看得爱不释手，津津有味，简直把打猎呀、甚至管理家产呀都忘个一干二净。他好奇心切，而且入迷很深，竟变卖了好几亩田去买书看，把能

^① 原文 *hidalgo*，指绅士地主。他们没有爵位，还算不上贵族，是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阶级。他们世代信奉基督教，是纯粹西班牙血统，不混杂摩尔人或犹太人的血。

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搬回家。他常常和本村的一位神父争论骑士里谁最杰出：是巴尔梅林·台·英格拉泰拉呢，还是阿马狄斯·台·咖乌拉。

长话短说，他沉浸在书里，每夜从黄昏读到黎明，每天从黎明读到黄昏。这样少睡觉，多读书，他脑汁枯竭，失去了理性。他满脑袋尽是书上读到的什么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呀、挑战呀、创伤呀、调情呀、恋爱呀、痛苦呀等等荒诞无稽的事。他固执成见，深信他所读的那些荒唐故事都千真万确，是世界上最真实的信史。

总之，他已经完全失去理性，天下疯子从没有象他那样想入非非的。他要去做个游侠骑士，披上盔甲，拿起兵器，骑马漫游世界，到各处去猎奇冒险，把书里那些游侠骑士的行事一一照办：他要消灭一切暴行，承当种种艰险，将来功成业就，就可以名传千古。他觉得一方面为自己扬名，一方面为国家效劳，这是美事，也是非做不可的事。这可怜家伙梦想凭双臂之力，显身成名，少说也做到个特拉比松达^①的皇帝。他打着如意算盘自得其乐，急要把心愿见诸实行。他头一件事就是去擦洗他曾祖传下的一套盔甲。这套盔甲长年累月堆在一个角落里没人理会，已经生锈发霉。他用尽方法去擦洗收拾，可是发现一个大缺陷，这里面没有掩护整个头脸的全盔，光有一只不带面甲的顶盔。他巧出

^① 据骑士小说，勇敢的骑士瑞那尔多做了这地方的皇帝。

心裁，设法弥补，用硬纸做成个面甲，装在顶盔上，就仿佛是一只完整的头盔。他拔剑把它剁两下，试试是否结实而经得起刀剑，可是一剑斫下，把一星期的成绩都断送了。他瞧自己的手工一碰就碎，大为扫兴。他防再有这种危险，用几条铁皮衬着重新做了一个，自以为够结实了，不肯再检验，就当它是坚牢的、带面甲的头盔。

他接着想到自己的马。这匹马，蹄子上的裂纹比一个瑞尔所兑换的铜钱还多几文^①；它比郭内拉那只皮包瘦骨的马还毛病百出^②。可是在我们这位绅士看来，亚历山大的布赛法洛^③、熙德的巴比艾咖^④都比不上。他费了四天功夫给它取名字，心想：它主人是大名鼎鼎的骑士，它本身又是好一匹骏马，没有出色的名字说不过去。他要想个名字，既能表明它在主人成为游侠骑士之前的声价，又能表明它现在的声价；它主人今非昔比了，它当然也该另取个又显赫又响亮的名字才配得过它主人的新声价和新职业。他心里打着稿子，

① 原文 cuarto 有双关的意义：一指牲畜蹄上的裂纹，一是货币名，一个瑞尔可兑八文。原文说：蹄上的夸阿多，比一个瑞尔里的夸阿多还要多。

② 郭内拉(Gonela)，十五世纪意大利君主斐拉瑞(Ferrara)宫里的滑稽家，他那匹瘦马往往充他取笑的资料。

③ 亚历山大所骑的骏马。

④ 熙德所骑的骏马。

拟出了好些名字，又撇开不要，又添拟，又取消，又重拟。最后他决定为它取名“驽骖难得”，觉得这个名字高贵、响亮，而且表明它从前是一匹驽马，现在却希世难得^①。

他为自己的马取了这样中意的名字，也要给自己取一个，想了八天，决定自称堂吉诃德。大概就是根据这一点，上文说起这部真实传记的作者断定他姓吉哈达，而不是别人主张的吉沙达^②。可是他想到英勇的阿马狄斯认为单以阿马狄斯为姓还不够，他要为国增光，把国名附加在姓上，自称阿马狄斯·台·咖乌拉。我们这位绅士因为要充地道的骑士，决定也把自己家乡的地名附加在姓上，自称堂吉诃德·台·拉·曼却。他觉得这来可以标明自己的籍贯，而且以地名为姓，可以替本乡增光。

他的盔甲已经收拾干净，顶盔已经改成头盔，马已经取了名字，自己也已经定了名称，可是觉得美中不足，他还得找个意中人。因为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好比树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他想：“游侠骑士常会碰到巨人。假如我是罪有应得而倒了霉，或是交上了好运，也碰到个把巨人，我和他交手，把他打倒或劈作两半，一句话，我把他打败，降伏了他，那么，我可

① 原文 Rocinante，分析开来，rocin 指驽马，ante 是 antes 的古写，指“以前”，也指“在前列”，“第一”。

② 吉哈达和吉诃德声音相近。

以命令他去拜见个人儿，叫他进门去双膝跪倒在我那可爱的小姐面前，低声下气地说：“小姐，我是巨人卡拉库良布洛，是马林德拉尼亚岛的大王。有一位赞不胜赞的骑士堂吉诃德·台·拉·曼却和我决斗，把我打败了，命我到您小姐面前来，听您差遣。”那可多好啊！”啊！我们这位绅士想出了这段道白，尤其是给自己意中人选定了名字之后，真是兴高采烈。原来，据人家说，他曾经爱上附近村子上一个很漂亮的农村姑娘，不过那姑娘看来对这事毫无所知，也满不在乎。她名叫阿尔东沙·罗任索；他认为她可以称为自己的意中人。他想给她取个名字，既要跟原名相仿佛，又要带些公主贵人的意味，最后决定称她为“杜尔西内娅^①·台尔·托波索”，因为她是托波索村上的人。他觉得这个名字就象他为自己以及自己一切东西所取的名字一样，悦耳，别致，而且很有意思。

二

他做好种种准备，急不及待，就要去实行自己的计划。因为他想到自己该去扫除的暴行、伸雪的冤屈、补

^① 杜尔西内娅(Dulcinea)是从 dulce(甜蜜或温柔)这字化出来的。

救的错失、改革的弊端以及履行的义务，觉得迟迟不行对不起世人。炎炎七月的一天早上，天还没亮，他浑身披挂，骑上骛骖难得，戴上拼凑的头盔，挎上盾牌，拿起长枪，从院子的后门出去，到了郊外。他没把心上的打算向任何人泄漏，也没让一个人看见。他瞧自己的大志初步行来竟这么顺利，非常得意。可是他刚到郊外，忽然想起一桩非同小可的事，差点儿使他放弃刚开始的事业。原来他想到了自己并没有封授为骑士。按骑士道的规则，他没有资格和任何骑士交战，即使得了封授，新骑士只能穿素白的盔甲，拿的盾牌上也没有徽章；徽章得凭自己的力气去挣。他想到这些，没了主意。可是他的疯狂压倒了一切道理。他打算一碰到个什么人，就请他把自己封为骑士。在那些使他神魂颠倒的书本上，这类事他读到不少，都可作为先例。至于素白的盔甲，他打算等几时有空，把身上的一套擦得比银鼠皮还白。他这么一想，放了心继续赶路。这无非是信马而行，他认为这样碰到的事才是真正的奇遇。

我们这位新簇簇的冒险家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记载我丰功伟绩的真史，将来会传播于世；那位执笔的博学之士写到我大清早的第一次出行，安知不是用这样的文词呢：——金红色的太阳神刚把他美丽的金发撒上广阔的地面，毛羽灿烂的小鸟刚掉弄着丫叉的舌头，啼声宛转，迎接玫瑰色的黎明女神；她呀，离开了

醋罐子丈夫的软床，正在拉·曼却地平线上的一个个门口、一个个阳台上和世人相见；这时候，著名的骑士堂吉珂德·台·拉·曼却已经抛开懒人的鸭绒被褥，骑上他的名马弩骅难得，走上古老的、举世闻名的蒙帖艾尔郊原^①。”

他几乎走了一整天，没碰到什么可记载的事。这来他很失望，因为他巴不得马上碰到个人，可以施展自己两臂的力量，彼此较量一下。据有些传说，他第一次遭遇的是拉比塞峡口之险，有说是风车之险，但是据我考证，并且据拉·曼却地方志的记载，他只是跑了一整天，到傍晚，人马都精疲力尽，饿得要死。他四面张望，想找个堡垒或牧人的茅屋去借宿，并解救一下目前的窘急；只见离大路不远有个客店。这在他仿佛看见了指引的明星，他不仅救急有门，也有了可供苏息的居处。他急忙赶路，到那里已经暮色苍茫。

恰巧客店门口站着两个年轻女人，所谓跑码头的娘们。她们是跟当夜在店里投宿的几个骡夫一起到赛维利亚去的。我们这位冒险家所思、所见、所想象的事物，无一不和他书上读到的一模一样，所以这个客店到他眼里马上成为一座堡垒，周围四座塔，一个个塔尖都是银光闪闪的；凡是书上写的吊桥、濠沟等等，这里应

① 有名的战场；1369年西班牙的“暴君彼得”在这里被他弟弟打败。

有尽有。他向心目中当作堡垒的客店走去，还差几步路，先勒住驽骖难得的缰绳，等待个侏儒在城堞之间吹起号角，传报有骑士来临。可是迟迟不见动静，驽骖难耐又急要到马房去，他就跑往客店门口。他看见那里的两个妓女，以为是两位美貌的小姐或高贵的命妇在堡垒门口闲眺。恰好有个牧猪奴要从割掉庄稼的田里召回一群猪（我冒昧直呼其名了）^①，吹起召集猪群的号角。堂吉诃德这可称了心愿，认为是侏儒见他到来而发的信号。他得意洋洋，跑到客店门口的那两个女人面前。她们看见这个全身披挂、拿长枪持盾牌的人，吃一大惊，待要躲进店里去。堂吉诃德瞧她们躲避，料想是害怕，就掀起硬纸做成的护眼罩^②，露出一张又干又瘦、沾满尘土的脸，斯文和悦地说：

“两位小姐不用躲避，也不用怕我粗野。按照我信奉的骑士道，对谁都不行非礼，何况您两位一望而知是名门闺秀，更不用说了。”

两个姑娘正在端详他，尽力张望那拼凑的护眼罩遮掩的嘴脸。她们听到“闺秀”这个称呼，觉得跟自己的行业太不相称，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堂吉诃德都生气了。他说：

① 当时西班牙的习惯，说到肮脏或卑鄙的东西须道歉，猪是那时代认为最肮脏的东西。

② 面甲分上下二部分，扣合在一起：上部护眼，形如帽檐；下部护口鼻，略似口罩；护眼的部分可随意抬起或合下。

“美人应该举止安详，况且为小事大笑也很愚蠢。我这话并不是存心冒犯，也不是发脾气，我一片心只是为您两位的好。”

两个女人听了这套话莫名其妙，又瞧他模样古怪，越发笑得打跌；我们这位骑士也越发生气了。这时候要不是店主人出场，说不定会闹出事故来。店主人是个大胖子；胖人都性情和平。他瞧这人蒙着个脸，配备的缰绳、长枪、盾牌、盔甲等等又都不伦不类，差点儿也跟着两个女人笑起来。可是他毕竟给那一整套兵器吓倒了，觉得说话和气为妙，就说：

“绅士先生，您如果要借宿，我们店里就只没有床，别的都多的是。”

堂吉珂德把店主当作堡垒长官，看他这样赔小心，就回答说：

“咖斯底利亚诺^①先生，我不拘怎么样都行，因为‘我的服装是甲冑，我的休息是斗争……’^②。”

店主人回答说：

“照这么说，您的床应该是‘硬石头’，您的睡眠是

① 原文 castellano 指城堡长官，亦指咖斯底利亚人。

② 堂吉珂德引用的是十四世纪的西班牙歌谣。

我的服装是甲冑，

我的休息是斗争，

我的床是硬石头，

我睡眠是长夜清醒。

‘长夜清醒’。您不妨下马吧，我这小店里稳可以叫您整年不睡，别说一夜。”

他说着就上来给堂吉河德扶住鞍镫。堂吉河德很困难、很吃力地下了马，因为他从早起还没吃一口东西呢。

他随就吩咐店主加意照料他的马匹，说天下一切吃草料的牲口里数它最好。店主把马匹端详一番，觉得并不象堂吉河德说的那么好，打个对折还嫌过分。他把马安顿在马房里，然后回来听客人的吩咐。两个姑娘已经和这位客人言归于好，正在替他脱卸盔甲。她们脱下护胸和护背的甲，却脱不下护脖子的部分和那只仿造的头盔；那是用绿带子系住的，一个个结子无法解开，只好割断。可是他死也不答应，因此头盔整夜就戴在脑袋上，那滑稽古怪的模样简直难以想象。他把替他脱卸盔甲的两个跑码头妓女当作堡垒里的高贵女眷，所以她们替他脱卸盔甲的时候，他很客气地说：

“两位小姐，我的马叫作驽骀难得，我自己的名字是堂吉河德·台·拉·曼却。我本来不想自报姓名，要等我为两位效劳而立下的功绩来表明我是谁。不过我听候两位小姐差唤的日子还有的是，到时且看我用力之猛，就可以知道我为两位效劳何等热心。”

两个姑娘没听惯这种辞令，无言可对，只问他要不要吃些什么东西。

堂吉河德回答说：“我不拘什么都吃，因为我觉得

很该吃些东西了。”

店家把桌子摆在门口，取那儿凉快。店主送上一份腌鳕鱼，没泡掉盐，烹调也很糟；外加一个面包，和他的盔甲一样又黑又发霉。他吃东西的样子实在令人发笑。他戴着头盔，掀起护眼罩，拿了东西吃不到嘴，得别人把东西送进他嘴里去。一个姑娘就在于这件事。可是要喂他喝却没办法。这还多亏店主，他通了一根芦苇，把一头插在他嘴里，从另一头灌酒进去。种种麻烦他都耐心忍受，只要不割断他系住头盔的带子。

他心上有事，草草吃下那餐简陋的客饭，就把店主叫到马房里，关上门，对他双膝跪下说：

“英勇的骑士，我求您一件事：这事会增长您的名誉，也是为人类造福，请您惠然垂允；要不，我就跪在这儿一辈子不起来。”

店主看到脚边跪着的客人，又听到他这套话，瞪着眼不知所措，拉他又不肯起来，只好答应；他这才起身。

堂吉诃德对店主说：“我的先生，我知道您顶爽气；您既已答应，我就告诉您吧。我是个游侠骑士，一心要去周游世界，猎奇冒险，拯救苦难的人，尽我骑士的本分。我急要有个骑士的头衔，干这些事才名正言顺。所以我求您明天封授我骑士的名号，多承您已经答应了。今晚我在您堡垒的小礼拜堂守夜，看护我的盔甲^①，明

① 待封的骑士在举行封授仪式的前夕，须彻夜在礼拜堂里守着自己的盔甲祷告。